

出曜經

才四

四百廿五  
宮四

50952



元祿九年丙子二月日重脩

皇圖聖圖 帝潛報昌

佛日增輝 懋輪常轉

山城州天安寺法金剛院置



出曜經卷第四

姚秦三藏 竺佛念譯



宮

無放逸品第四

戒為甘露道

放逸為死徑

不貪則不死

失道為自喪

戒為甘露道者不放逸人雖死亦不為死昔

一比丘行滿德充六時行道無毫釐減失初

夜中夜後夜精勤汲汲斯須不倦如是經久

膏滿結氣得心痛患眾醫療治竟不除瘥便

忽命終有一優婆塞聰明高才無事不知到

比丘僧中而說此偈學禪修定者雖身變敗

壞寧敗就後世不敗今存在何以故爾不學

禪定者自既不染神復不度人何以故不自  
染神受他信施衣被飯食牀卧具病瘦醫藥  
不能消化畢其施恩命終之後當復報償不  
能濟彼者兼使檀越主人不得果報不能顯  
揚佛法雖存日損日耗大法隱沒外道熾盛  
如此之類喪法源首是故說曰戒爲甘露道  
放逸爲死徑復重說曰放逸爲死徑者放逸  
之人多諸愆咎種種今世後世不善根栽尊者  
馬師亦作是說智者捨放逸猶如捐毒藥放  
逸多愆咎今世亦後世智者示其源尋究放  
逸本咄嗟放逸如鼠溺酥餅昔有長者家持  
酥高樓上覆蓋不固鼠入酥餅晝夜噉食不

出餅口身體遂長酥既盡漸鼠滿餅裏狀似  
酥色有人至長者家欲得買酥是時長者尋  
樓上取酥持著火上鼠在餅裏頭在於下身  
體在上便於餅中命終便於餅中復化爲酥  
賣與買人得酥量取外汁骨沉在下髑髀脚  
骨各自離解長者見已內自思惟吾取酥時  
餅口無覆必有鼠入噉食此酥即任餅裏不  
肯出外酥盡鼠死事必爾耳長者復念放逸  
多愆其事如是道俗不異俗不異者其事云  
何慳貪不施不持禁戒不修八關齋法歲三  
月六恒不奉持雖處於世無益於道死就後  
世神受殃痛墮惡趣八不閑處受諸苦惱不

可稱計此是俗之放逸衆惱如是云何道之  
放逸於是學道之人外倚法服內懷姦宄亦  
復不修習經典承事受正教不念禪定思惟  
戒律唐勞其功不獲其報於現身中不獲果  
證於後世方更積行是故說放逸爲死徑也  
不貪則不死者雖死亦不言死何以故不放  
逸人遷神生天受福無量延壽無敗心猛不  
惑亦不中天無失命之憂是故說曰不貪則  
不死失道爲自喪者習放逸行不慮前後中  
間之惡不習善壽如賢聖壽述非自是不從  
人諫謂己所行真正餘者不真不以智慧以  
自營命是故說曰失道爲自喪也

慧智守道勝  
從是得道樂

終不爲放逸

不貪致歡喜

慧智守道勝者於諸功德最勝最上智者自  
修身無復缺漏善能分別諸趣諸道智者聰  
明無有愚惑常爲天人所見歎譽增益諸佛  
正法不斷是故說曰慧智守道勝也終不爲放  
逸者已離於放逸更不造故心悅意歡於諸  
善法心無厭足是故說曰終不爲放逸也不  
貪致歡喜從是得道樂者賢聖道者無放逸  
行習本因緣盡不復樂生處在三有是故說  
曰從是得道樂

常當惟念道

自彊守正行

健者得度世

吉祥無有上

常當惟念道者夫坐禪者從朝至夜從夜至朝係念在前心無錯誤從初至後從後至初思惟惡露此人身中不淨之觀是故說曰常當惟念道也自彊守正行者意常勇猛心不中悔越度生死未獲者獲未得者得未得證者疾令得證是故說曰自彊守正行健者得度世者所謂諸佛世尊及佛弟子堅住正法心難沮壞除諸惡法穢汙之行漸近泥洹永寂安隱是故說曰健者得度世也吉祥無有上者如來所化吉無不利所行吉祥皆悉降伏外道異學一切生死謂不吉祥憂惱萬端



如輪行徹初無停息過是上者更無有法出此法者是故說曰吉祥無有上也

放逸如自禁

能却之為賢

已昇智慧堂

去危而即安

明智觀於愚

譬如山與地

當念捨憍慢

智者習明慧

放逸如自禁能却之為賢者昔尊者大目犍

連躬自度二弟子初出家學道一者從濯浣

家出二者從鐵作家出時大目犍連漸教二

人先告鐵師曰當習此禪法善念思惟不淨

惡露觀次告浣衣者曰汝今習安般守意此

二人等晝夜精勤所願不果經十二年不能

得定時尊者舍利弗知彼二人所願不獲語

目連曰汝訓弟子不以正行訓當用法乃訓  
放逸汝今未了應時法行此浣衣出家者當  
以說不淨觀所以然者其人意淨意潔來又  
若當聞說不淨觀者心即解脫無所罣礙復  
當與彼鐵作比丘者教訓以安般守意所以  
然者其人恒習手執鞞囊了氣多少然後心  
意乃得悟覺時目犍連隨舍利弗語訓二弟  
子即得開悟是故說曰放逸如自禁能却之  
爲賢以昇智慧堂去危而即安者諸賢聖得  
升此堂者觀諸凡夫行人如野草木以大慈  
心廣潤無外猶如人間豪族堂舍庶民所羨  
諸聖等亦復如是升賢聖堂觀諸衆生所習

非真憂念衆生未脫其苦習著放逸或於智  
慧放逸者心在於禪意習於禪隨師教誡不  
違其訓是謂智慧放逸也方知不習禪者無  
由得度是故說曰以昇智慧堂去危而即安  
明智觀於愚譬如山與地者猶如有人登高  
山上遍觀下人無不照見下人觀上而無所  
覩愚者與賢亦復如是愚人迷固不能解了  
要由賢聖乃得開悟是故說曰明智觀於愚  
譬如山與地當念捨憍慢者有目之士觀放  
逸行非真非有不可恃怙是故說曰當念捨  
憍慢智者習明慧者所謂智者不由他受應  
對無外不稟受他相色即覺是謂爲智意性

捷疾觸事能報內雖博學外現諮受是故說  
曰智者習明慧

發行不放逸

約己自調心

慧能作錠明

不反入冥淵

發行不放逸者發行用心不倦雖復發行意  
怯弱者不爲發行但有勇猛所願必果是故說  
曰發行不放逸者心雖精進猶有放逸不能  
成辦無上道果是故說曰不放逸也約己自  
調心者約己者戒具清淨調心者執意不亂  
終無邪念是故說曰約己自調心慧能作錠  
明者處在彈指之間成辦四事云何四事除  
去無明燒五陰形然生脂膏永滅愛本猶如

慧明彈指之頃成此四事亦復如是成辦四  
事除去無明燒五陰形然生脂膏永滅愛本賢  
聖道明亦復如是彈指之頃成辦四事除去無  
明然生脂膏永滅愛本燒五陰形不爲愚者所  
屈以其成就賢聖道明故以有道明衆邪外  
道不能傾動其心是故說曰不反入冥淵也

正念常興起

行淨惡易滅

自制以法壽

不犯善名增

正念常興起者或有行人興起想念所欲爲  
事則不成辦尊者童子辯說曰意念施設事  
心悔則不辦識猛專一意何願而不得彼修  
行人亦復如是心但念善身不行者不至彼

岸是故說曰正念常興起也行淨惡易滅者  
身行清淨口行清淨意行清淨何者不淨者  
四顛倒是無常謂有常是一顛倒苦謂爲樂  
是二倒不淨謂淨是三倒無我謂我是四倒  
與此四倒不相應者是謂爲淨是故說曰行  
淨惡易滅諸結使盡身體清涼而無熱惱亦  
名爲惡滅自制以法壽者所以言制者制身  
口意以法養壽非爲非法以法求壽非爲非  
法是故說曰自制以法壽也不犯善名增者  
名稱聞於八表德量徹于十方其有聞者莫  
不篤信承受其教者是故說曰不犯善名增也  
專意莫放逸 習意能仁戒 終無愁憂苦

亂念得休息

專意莫放逸者夫欲習行意極熾盛者於禁法  
中復有缺漏昔佛世尊弟子二十億耳比丘自  
說教誡曰諸佛世尊弟子之中勇猛精進者  
吾爲上首然我於無漏法中心未解脫若我  
先祖父母財業居產不可稱計我今學道而  
不克獲宜還歸家捨三法衣修於俗法五樂  
自娛廣施貧乏修戒精進何爲自苦不果我  
願爾時世尊以天耳徹聽清淨無有瑕穢聞  
彼二十億耳比丘欲得還家修白衣行即從  
祇洹沒至億耳比丘所問比丘曰云何二十  
億耳汝發此念又自陳說諸佛世尊弟子之

中勇猛精進吾爲上首然我於無漏法中心  
未解脫然我先祖父母財業居產不可稱計  
我今學道而不克獲宜還歸家捨三法服修  
於俗法五樂自娛廣施貧乏修戒精進何爲  
自苦乃至於斯汝審有是語乎對曰如是世  
尊佛告二十億耳比丘曰我今問汝內法之  
義一一報吾云何二十億耳汝本在家時善  
調琴琴與歌和歌與琴和聲響一類乃成其  
曲不乎對曰爾也世尊云何二十億耳若琴  
絃急緩者爲成曲不乎對曰不也世尊云何  
二十億耳若琴絃不急不緩爲成曲不乎對曰  
如是世尊世尊告曰修行比丘勇猛精進便



生慢怠若懈怠不精勤者復生懶惰是故汝  
今亦莫極精勤亦莫懈怠處中行道乃成其  
果有漏心便得解脫爾時世尊說此語已便  
從座起而去爾時尊者二十億耳在閑靜處專  
念思惟自感懇惻所以族姓子剃除鬚髮著  
三法衣出家學道修無上法盡有漏成無漏  
於無餘泥洹得阿羅漢是故說曰專意不放  
逸也習意能仁戒者能仁者諸世尊所謂戒  
者二百五十戒威儀內禁諸佛訓誨一句一義  
盡爲禁律盡爲戒當習是捨是當離是就是  
是故說曰習意能仁戒也終無愁憂苦者夫修  
行人內心懈怠不修無上道法染著世累不離

於俗故生愁憂復次違法失禁亦生愁憂復  
次行人受他信施貪饗無厭亦不諷誦坐禪  
定意不修念道德亦不教化佐助衆事如此  
之人便生愁憂何者無愁憂所謂五根得力  
於禪法無所缺損便得越次至無爲境入無  
憂堂寂然快樂是故說曰終無愁憂苦也亂  
念得休息者所謂休息永滅不起亦無生滅  
著斷諸有熱惱陰持入病吟而不起由善習  
定乃至無憂之室專念不亂恒有善念與善  
因緣是故說曰亂念得休息也  
不親卑漏法 不與放逸會 不種邪見根  
不於世長惡

不親卑漏法者卑漏法者何者是一切諸結一  
切諸惡行一切邪見一切顛倒若有衆生親近  
如斯法者便具衆惡是故智者不當親近亦  
莫與從事亦莫與譚對言語亦莫與坐起行  
步常當遠離如避火災是故說曰不親卑漏  
法不與放逸會者夫放逸人所修行業動生  
患禍以惡知識爲徒侶以十惡法以爲援助  
實非親欸像如朋友佯啼墮淚謀啗其罪辭  
爲甘美內如劔戟如此放逸之人常當遠離  
不與從事先甘後苦聖人不習是故說曰不  
與放逸會不種邪見根者夫邪見之爲病其  
事萬端如契經所說無今世後世亦無父母

世無羅漢等得道者捨佛真言隨俗美辭造  
立詩頌虛稱詐逸行不合已捨本就末離實  
居詐所習顛倒云佛世尊辟支佛阿羅漢阿  
那含斯陀含須陀洹非真非有毀謗六度稱  
言非行如斯之比最爲邪見何以故爾謂真  
非真謂不真是真佛在世時神口說曰愚癡  
之人不應受者而受反見誹謗云佛言非自  
陷於淵復墮他於深淵中諸天世人不致其  
敬若習外道異學符書呪術鎮壓求覓良日  
役使鬼神幻現竒術如此輩事皆爲邪術有  
目之士不當修習也佛譬喻說猶有人須虵  
食噉處處求索久乃克虵以手把尾虵反齧

手毒遍身體忽便無常皆由其人不巧捉虵  
故以喪其命今此愚人亦復如是以非爲真  
以真爲非是故說曰不種邪見根也不於世  
長惡者所謂世者有三云何爲三一者衆生  
世二者陰世三者三界世衆生世者一足二  
足四足乃至衆多足有色無色有想無想亦  
想非不想是謂衆生世陰世者欲界色界  
五盛陰無色界四陰是謂陰世三界世者三  
千大千至無邊界復從一起數至三千大千  
世界是謂三界世若有衆生習邪見者便長  
於世生諸穢惡長地獄世餓鬼世畜生世不  
種邪見根者不與此三世從事是故說曰不

於世長惡也

正見增上道

世俗智所察

更於百千生

終不墮惡道

正見增上道者諸有分別邪見根源永捨離  
之正使前人化作佛形其人前立演說顛倒  
謂爲正法持心堅固終不承受何以故爾以  
其正見難沮壞故正使弊魔波旬及諸幻士  
化若干變來恐善男子不能移動其心倍修  
正見意不移易此是世俗正見非第一義是  
故說曰正見增上道世俗智所察也更於百  
千生者如佛所說吾未曾見行正見人於百  
千生墮惡趣者吾未聞也所生之處賢聖相

遇亦不墮地獄餓鬼畜生中是故說曰更於百千生終不墮惡道

修習放逸人 愚人所狎習 定則不放逸

如財主守藏

修習放逸人者執意迷固不順正理謂己所行是彼所行非親近翫習周而復始如獲重寶不能捨離是故說曰修習放逸人也愚人所狎習者猶如愚戇小兒亦不別真偽白黑所不應捉者便捉何者是火毒蛇也定則無放逸者禪定攝思內外清徹經七大七禪睡禪毬法杖檢心坐禪隨時進趣不失禪法云何名定所謂定者意不退還日進不却三七

二十一日寂然無想大七者七七四十九日  
於中精勤意不錯亂便得禪定意亂失次  
復從一始至七大七禪睡者以珂著頭上以  
繩屬耳睡則自寤禪毬者禪師手執禪毬伺  
於睡者以毬往擊得毬轉擊餘者用自覺悟  
法杖者復以杖悟於餘者展轉相悟求於禪  
定是故說曰定則無放逸也如財主守藏者  
彼禪定比丘守護不捨設有錯亂尋攝其心  
彼守藏主亦復如是尋時瞻候伺察庫藏七  
珍雜寶衆物牛羊僕財奴婢金銀珍寶碑磔  
馬瑙之屬真珠琥珀尋時瞻候不使漏失是  
故說曰如財主守藏也



修習放逸人 愚人所狎習 定則無放逸  
便能盡有漏

便能盡有漏者彼修行人內自思惟有漏之  
病多諸愆咎漏諸結使布在三處欲界色界  
無色界我緣此愆縛著生死實見欺誑不至  
究竟我今方宜要當捐棄現者使盡未來未生

卷之五 月六日

亦不造新復不習故是故說曰便能盡有漏也  
莫貪莫好諍 亦莫嗜欲樂 思念不放逸  
可以獲大安

莫貪莫好諍者不習放逸亦不與俱見有習  
者心不好樂復勸進人使離放逸亦不親近  
是故說曰莫貪莫好諍也亦莫嗜欲樂者外道

異學歎說欲樂異學自說欲爲鮮淨清淨無  
瑕當共食欲使諸根充足習欲無罪以穢法  
爲淨所以然者有形之人非欲不生者無欲  
者豈有我乎如來說曰此非真義當共毀咎  
何復歎譽所以然者爲欲謂母主生欲樂是  
故說曰亦莫嗜欲樂也思念不放逸可以獲  
大安盡脫出諸結使恬然歡樂國王大臣長  
者居士積財巨億恣心自娛謂爲受樂無窮  
此習非安之法當時甘心後必受苦求出無  
期實爲險危一切諸使永盡無餘者是爲乃  
獲大安者不可移動更不涉歷四境之難以  
三達六通雖有神足不能移安使至危險是

故說曰可以獲大安也

不爲時自恣 能制漏得盡 自恣魔得便

如師子搏鹿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未得盡有漏莫有所恃此偈亦說不爲時自恣長養四大如虺同居汝今比丘當念精勤求離牢獄何緣放逸永失道哉死徑無數苦多樂少云何於中復興塵勞生死熾然無迴避處云何於中仍興放逸是故說曰不爲時自恣能制漏得盡者汝等雖得須陀洹果斯陀含果諸漏未盡欲愛未澌雖不入地獄畜生餓鬼欲未盡者未可有所恃怙猶

有大畏存在何者魔是也弊魔波旬晝夜伺  
察人短世間放逸心懷踊躍追逐人後使人  
退轉是故說曰自恣魔得便如師子搏鹿猶  
鹿母初乳兒小逐母東西戀其子不能遠逝  
時師子獸王審知鹿母不能離子時往搏撮  
鹿母子俱喪所以然者以其鹿母戀其子故  
師子得便欲未盡者亦復如是聞此切教生  
獸患觀諸法如幻如化在閑靜之處靜寂思  
惟志不移易欲愛心盡無復塵染欲愛盡得  
阿那含道即復前進亦不中悔共相率勵精  
究苦源盡諸縛著逮漏盡通得阿羅漢是故  
說曰不爲時自恣能制漏得盡自恣魔得便

如師子搏鹿也

放逸有四事

好犯他人婦

危險非福利

毀三婬佚四

放逸有四事者著欲之人所遊居處心常悅  
習畜以寶用明者觀察以為穢漏不獲其德  
卧則不安好喜罵詈地獄為四事好犯他人婦  
者眾惡不可計今身亦後身現世為人所見  
憎嫉云何現身為人所憎所以為人所憎者  
或為王法所拘或為夫主所捉或閉在牢獄榜  
笞萬端拷掠荼毒其惱無數身壞命終生劍  
樹地獄中罪人在獄見劍樹上有端正婦女  
顏貌殊特像如天女時諸罪人見彼女端正

無雙心歡意樂欲與情通相率上劔樹枝下  
垂刺壞身體毒痛難計欲至不至諸端正女  
忽然在地罪人遙見諸女在地復懷歡喜復  
緣樹下劔枝逆刺破碎身體肉盡骨存高聲  
喚呼求死不得罪苦未畢復還生肉皆由貪  
婬致此苦毒如此經歷數千億萬歲受此毒  
痛亦不命終要盡罪貪婬入獄其事如是  
若復貪婬之人墮畜生中或有時節婬起或  
無時節婬起婬有時節衆生輩雖犯於婬不  
犯他妻婬意偏少不大慙慙婬起或無時節  
衆生者在人間時婬意偏多犯他婦女今爲  
畜生欲意甚多以是之故婬無時節生在畜

生受罪如是貪婬衆生墮餓鬼中爲婬佚故  
共相征伐乃至阿須倫與諸天共爭皆由貪  
婬犯他妻婦生餓鬼中受罪如此貪婬之人  
生人中者己婦妻女姦婬無度遊蕩自恣不  
可禁止若復彊犯越法婬佚或尊或卑不避  
親踈雖得爲人亦無男根或有兩形或無形  
者或有一形亦不成就如此婬佚之類皆由  
犯婬無高下故貪婬之人若生爲天遭五災  
疫瑞應之變己天王女與他娛樂天子見已  
內懷憂感如被火然我身猶婬玉女離索心  
意熾然生不善念於彼命終生地獄中斯由  
不福利行生五道中隨形受苦其罪不同是

故說曰危險非福利也毀三婬佚四者是時  
婬佚之人恒懷懼心知犯婬罪重沒命不改  
具三口意罵詈惡言或婬佚之人先不與女  
人相識往便犯之為女人所罵或與女人相  
識先有言語夫主見者夫主所罵是故說曰  
毀辱罵詈三地獄四也入地獄中役使罪人  
其事非一是故說曰地獄為四也

不福利墮惡

畏而畏樂寡

王法重罪加

制意離他妻

不福利墮惡者所趣惡道餓鬼畜生地獄道  
受苦無量畏而畏樂寡者今出其事昔阿  
育王弟善容出城遊獵入深山中見諸梵志



裸形暴露以求神仙勞神苦體望獲梵福服  
食樹葉其精勤意勇猛者日服一葉劣軟弱  
日服七葉或有服六五四三二一食七葉者  
服七合水六者六合五合三二一亦復如是若  
不得水七過吸風六者六吸五者五吸四三  
二一亦復如是其中梵志或卧荆棘刺或卧  
灰堆或卧石上或卧於杵王弟善容問梵志  
曰汝等在此行道何患最盛梵志報曰王子  
當知在此行道更無餘患唯有群鹿至此兩  
兩合同我等欲意即時熾盛不能禁制王子  
聞已尋生惡念此等梵志勞形苦體日曝火  
炙命根危險如有如無猶尚婬欲不悉除盡

沙門釋種子服食甘美在好牀坐著好衣裳  
香華自熏豈得無姪佚意乎阿育王聞弟論  
議即懷憂感吾有一弟與福同俱云何反更  
生邪見心我當方宜除其惡念備受其報罪  
我不少即入宮裏敕諸伎從各自莊嚴至善  
容王子所共相娛樂預敕大臣吾有所旨若  
我勲卿殺善容王子者卿便諫我須待七日  
隨王殺之時諸侍女即往娛樂未經時頃王  
躬自往語弟王子何為將吾妓女妻妾恣意  
自娛奮赫威怒以輪擲空召諸大臣即告之  
曰卿等知不吾未衰老亦無外寢彊敵來侵  
境者吾亦曾聞古昔諸賢有此諛言夫人有

福四海歸伏福盡德薄肘腋叛離如我目察  
未有斯變然我弟善容誘吾妓女妻妾縱情  
自恣事露如是復有我乎汝等將詣市殺之  
諸臣諫曰唯願大王聽微臣言王今唯有此  
一弟又少子息無繼嗣者願聽七日奉順王  
命時王默然聽臣所諫王復寬恩敕語諸臣  
今聽王子著吾服飾天冠威容如吾不異內  
吾宮裏作倡妓樂共娛樂之復敕一臣自今  
日始著鎧持仗手拔利劍往語善容王子曰  
王子知不期七日終正爾當到努力開割五  
樂自娛今不自恣死後用悔無益一日適過  
臣復往語餘有六日如是次第乃至六日臣

往白言王子當知六日已過唯明一日當就  
於死努力恣情五樂自娛至七日到王遣使  
喚云何王子七日之中意志自由快樂不乎  
弟報王曰大王當知不見不聞王問弟曰著  
吾服飾入吾宮殿衆妓自娛食以甘美何以  
面欺不見不聞弟白王曰應死之人雖未命  
絕與死無異豈當有情著於五樂遊意服飾  
間耶王告弟曰咄愚所啓汝今一身憂慮百  
端一身斷滅不容食息況沙門釋種子憂念  
三世一身死壞復受一身億百千出身身有  
苦追憶彼惱心意熾然或復自憶入地獄中  
受苦無量雖出爲人與他走使或生貧家衣

食窮乏念此辛酸故出家爲道求於無爲度  
世之要設不精勤當復更歷劫數之難是時  
王子前白王言今聞王教乃得開悟生老病  
死實可厭患愁憂苦惱流轉不息唯願大王  
見聽爲道謹慎善修梵行王告弟曰宜知是  
時即辭王出得爲沙門奉師教誡晝夜不息  
次獲證得須陀洹果阿羅漢果六通清徹無  
所罣礙是故說曰畏而畏樂寡也

王法重罰加者時彼貪婬之人恒行穢濁王  
法所加所有財產盡沒於官髡笞榜拷毒痛  
無量或閉在牢獄經年不出加以五繫鞭杖  
日加瘡痍膿血臭穢難近蠅蟲嗜齧避無處

所卧大小便求死不得斯由姪佚不淨之行  
死入地獄求出甚難  
無放逸品竟

出曜經放逸品上第五

本性不自造

情知不自爲

不慮邪徑路

愚者念力求

本性不自造者所應造者不造所不應造者

反更造爲人所譏或隨人語不自任已由此

致亂習放逸行是故說曰本性不自造情知

不自爲者目自見事於已有損毀敗正業牽

致冥室是故說曰情知不自爲不慮邪徑路

者不可以思慮而獲財產晝夜憂念身不行

者所願不果無所成辦是故說曰不慮邪徑

路也愚者念力求者愚者所行少於智慮無  
有慧明不能有所割斷無有方便處俗無俗  
義處道無道義是故說曰愚者念力求也  
如車行道捨平大途從邪徑敗生折軸憂  
如車行道者昔有衆人與十賈客相隨采寶  
歸家時有一人乘車載寶無價明月雜寶無  
數車重頓躓失伴在後進不見伴退畏盜賊  
便隨邪徑御車涉路行未經里數車墜深澗  
軸折轂敗又在曠野無人之處椎膏喚呼怨  
訴無處對車啼哭無方自致不求方計道爲  
遠近復不修治朽車爾時世尊以天眼觀清  
淨無瑕穢見彼失伴之人在於曠野轂破軸

折對車啼哭爾時世尊知彼衆生應得度脫  
即遣化人詣彼曠野在虛空中結加趺坐厄  
人仰見人坐空中即向求願我今在厄難之  
中願見救拔得至安隱方處爾時化人即以  
神力接彼財產及彼人身忽然便在祇洹門  
外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應受化人今在門外  
汝等導引將詣世尊所比丘受教即將入覲  
其人見佛心開意解求爲沙門即得爲道聞  
微妙法解身無我萬有皆虛世間皆苦唯道  
是真此大法中無復熱惱所有財寶盡施三  
尊是我宿福遭遇福田水火災異不能傷害  
心倍歡喜善心生焉爾時世尊漸說妙法所



謂論者施論戒論生天之論欲不淨想漏為  
穢汚無數方便勸進修學在大眾中而說此  
偈

如車行道捨平大途從邪徑敗生折軸憂  
時彼比丘聞佛說偈內自思惟今日世尊獨  
為我說法不為餘人所以然者如偈所云盡  
為我身所涉勤苦如來悉知倍興恭敬於佛  
法眾心開意解得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  
含果阿羅漢果六通清徹所願者果以離三  
有不處生死時彼眾中復有眾生執意不固  
欲犯禁戒習愛欲行違遠威儀不隨正真之  
道爾時世尊知彼眾生心中所念欲使大眾

志憂除患去彼惡心安處無爲重與大衆而  
說此偈

離法如是從非法增愚守至死亦有折患  
是時世尊重告大衆猶彼商人捨平大途而  
就邪徑道路頓躓折軸之憂今此衆中異心  
衆生亦復如是欲離正法習增非法愚人守  
死墮入惡趣云何諸比丘在如來前而復面  
斯審爾不平若當老死對至無所恃怙號天  
啼哭無益神識淚如江河投于四海不能制  
神不趣惡道我今出現爲諸衆生除諸苦惱  
夫人貪欲燒身滅族今世後世所往不安汝  
等比丘彼當犯戒於現法中不獲度世恒沙

諸佛所不能療諸比丘聞佛所說肅然毛豎  
心懷戰慄內自悔責佛知其心應得受化漸  
與說法去諸塵勞得法眼淨以次得證須陀  
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六通清  
徹不處三有永離八難爾時大衆聞佛所說  
歡喜作禮而去

行亦應正 非事莫預 邪徑增垢 諸漏興盛  
漏已熾盛 除邪漏盡

行亦應正者一切衆善德本善法者是謂行  
也衆法要藏晝夜親近遂至無爲然彼群類  
捨正就邪不應行者便行應行者而捨離之  
方更翫習不善之法已習非法離於善道與

地獄相近是故說曰行亦應正也非事莫預者非事者放逸貪婬習於不要之行是故說曰非事莫預也邪徑增垢者意習邪業心如猿猴捨一捉一心如流河意不真實不住於善法如頭落髮華無從住是故說曰邪徑增垢也諸漏興盛者猶如蘆葦竹叢亦如谿谷河澗水流盈溢意不專一心恒放蕩漏諸塵勞是故說曰諸漏興盛也漏已熾盛者前漏後漏有何老別報曰不修善法意恒漏失日夜滋甚不專其念放逸自娛諸漏更興是故說曰漏已熾盛也除邪漏盡永求遠離不與同處諸佛恒沙過去不住放逸衆生被繫不

解明者觀此行已知爲失道之本復當思惟  
求獲善法欲自敬者先當敬法是故說曰除  
邪漏盡

諸有倚權慧

常念於身患

非事亦不爲

應爲而不捨

有念思智慧

永無有諸漏

諸有倚權慧者諸佛世尊常所說法適前人

說不唐舉事或隱事而說不顯其名或與刹  
利婆羅門長者居士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  
婆夷又時顯名而說又時隱名而說然此一  
偈隱顯不定是故如來說法不指事而說統  
爲一切故說此偈或爲教授比丘比丘尼沙  
彌沙彌尼優婆塞優婆夷意常勇猛不懷怯

弱不捨本誓意常勸勵不及道者是故說曰  
諸有倚權慧也常念於身患者如佛經所說  
諸有念身者即名不死諸有念身自致甘露  
不念身者犯於甘露思惟身本一一分別者  
則致甘露所願必果有念身者廣說如契經  
尊者曇摩尸梨亦作是說夫人一生中不懷  
衆想念彼人得善利多所饒益處世無衆患  
由念身想故在山有山想在家有家念不離  
身念者是謂無上之人若行若坐不離其念  
是故說曰常念於身患非事亦不爲者夫人  
意正所向皆達所非法事亦不隨順不應親  
近亦不親近不應廣布者亦不廣布復不向

人演說非法常念捨離不與同俱是故說曰  
非事亦不爲也應爲而不捨者常順時節不失  
明教前後中間初不違失是故說曰應爲而  
不捨者也有念思智慧者諸有形類專其一  
意思惟智慧以智斷結猶如田家子左手執  
草右手刈除智慧之士亦復如是執念堅固  
心不移易智能分別慧能割斷識物別真謂  
之智暢演玄鑒是謂慧是故說曰有念思智  
慧也永無有諸漏者智慧所照明是時諸結  
皆悉消滅已盡已除拔其根本更無生死是  
故說永無有諸漏也

所謂持法者

不必多誦習

若少有所聞

具足法身行 是謂持法人 以法自將養  
所謂持法者爾時佛告尊者大迦葉汝今迦  
葉當詣大衆教誨後學分別演說深法之義  
所以然者汝所教誨則我教訓汝演法味則  
我演法味是時迦葉白世尊言如今新學比  
丘難可覺悟今日晨旦有二比丘與共競諍  
一人論無是目連弟子一人善說是阿難弟  
子此二人者各執所見共相是非我等二人  
當共較義誰有勝負義理多少是時世尊敕  
一比丘速喚論無比丘目連弟子善說比丘  
阿難弟子將至如來所比丘聞佛教已即時  
喚二比丘將詣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



是時世尊告二比丘卿等云何曾聞如來吐此  
言教在大衆中與人較義諍於勝負見此不  
耶比丘對曰不也世尊汝等愚人何爲大法  
諍於勝如爾時世尊在大衆中而說斯頌所  
謂持法者不必多誦習若少有所聞具足法  
身行是謂持法人以法自將養也若有利根  
衆生誦一句義思惟分別盡諸有漏越次取  
證得其道果永無愛欲能盡諸結未獲求方  
便使獲未得果證求方便令得果證如此之  
人乃名多聞也名曰持法以法次法證法向  
法一一思惟如法教誡無所違缺是謂持法  
不必多誦習也雖少所聞具足法身

雖多誦習義

放逸不從正

如牧數他牛

不獲沙門正

雖多誦習義者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有異比丘從遠方來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爾時比丘須臾退坐前白佛言我聞多聞比丘齊幾名多聞比丘如來說多聞比丘限劑至幾許名為多聞比丘佛告比丘吾前後所說不可稱記一者契經直文而說義味深邃二者誦比次言語不失本文三者記記四部衆七佛七世族姓出生及大般泥洹復十六裸形梵志十四人取般泥洹二人不取彌勒阿耨耨是也四者偈偈散在諸經義味

深廣義豐理弘五者因緣緣是故說是不緣  
是故不說是六者出曜所謂出曜者從無常  
至梵志采衆經之要藏演說布現以訓將來  
故名出曜七者成事所以言成者如持律人  
記律所犯故名成事八者現法所以言現者  
記現在事目覩耳聞故名現也九者生經所  
以言生經者如孛鹿母前身所更一生數生  
至百千生故名生經十名方等方等者前略  
後廣無事不包故名方等十一名曰未曾有  
法若尊者阿難以未曾有法歎如來德十二  
者義經所以言義者契經義偈義一一通達  
無有滯礙多聞比丘齊此而止復次比丘若

族姓子信心篤信受四句義諷誦通私法法  
成就次法向法以法證法一一思惟如法教  
誠無所違闕比丘齊是名曰多聞雖復多誦  
包識衆經不順其法如是其教誠違法自用  
者於法有損不名多聞如來引喻告諸比丘  
曰昔有一人多牧群牛捨己群牛數他群牛  
以爲己用己所有牛或遇惡獸或明失草野  
日有損耗不自覺知便爲衆人所見嗤笑世  
之愚惑莫甚於卿認他群牛以爲己有多聞  
比丘亦復如是自不隨順正法言教能勸進  
他行四事供養衣被飲食牀卧之具病瘦醫  
藥復勸人奉戒修福行善得報習罪受殃此

多聞比丘不隨沙門禁律爲諸梵行所見嗤  
笑皆共重集至比丘所訶止諫曰汝爲多聞  
古今分明演析幽奧不能自正安能正人犯  
沙門律違法越教雖耳人生一世誰不志亂  
世誰無過諸天神仙皆聞有愆唯有智士百  
慮千失猶是上行爾時梵志說此偈曰

雖多誦習義 放逸不從正 如牧數他牛  
不獲沙門正

爾時多聞比丘素自聰鑒猶如新衣易染爲  
色時多聞比丘改往修來潔心淨意諸漏已  
盡得阿羅漢果六通清徹存云自由所願成  
就

出曜經卷第四

蹇反力之鼠沒奴的溺反盡音四澌音四茲反上居宄反下居宮居顏

水反濯上音濁浣下鞞上囊吹上蒲拜側反昌力餐居

鐵音援上助反眷反于欸反親上雅云口管反廣劍下戟下狎反居

胡甲反也反戇反竹降毳上法上云渠反愛也許鬼搏上撮上狎反居

爪七活反也以榜反筥音上癡鞭撻也下拷反掠捶考略二音下

茶上毒音徒鎧口改反鬃音坤去嗜上齧音

呼各反也虫躓音致頓自反穀音槌反直追慄慄反良吉

較比音教也深反私邃反遂反孛反蒲沒反析反先擊反

入

